

近人书话系列

主 编 钱谷融

# 胡适书话

曹伯言 曹杨 编  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钱谷融

近人书话系列

# 胡适书话

曹伯言 曹杨 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|      |      |   |
|------|------|---|
| 丛书策划 | 绿林书房 | ■ |
| 责任编辑 | 蒋 恒  | ■ |
| 责任校对 | 张谷年  | ■ |
| 装帧设计 | 池长尧  | ■ |

## 胡适书话

曹伯言 曹杨 编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浙江人民出版社<br>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 |
| 排 版  | 杭州天天电脑信<br>息处理有限公司        |
| 印 刷  | 浙江大学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 订  | 长风纸制品厂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浙江省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开 本 | 850×1168 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13.25            |
| 插 页 | 2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| 312 千            |
| 印 数 | 1—6000           |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版 次 |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1998 年 7 月第 1 次 |

---

ISBN 7-213-01542-7/G·392

---

定 价 21.00 元

# 总序

钱谷融

称之为“书话”的一类文字，现在写的、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。但是，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，创于何人，或初见于何书，倒又没有一定之说。包括“书话”的名目，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，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。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，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。

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（藏书）写题跋的传统。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，内容则相应广泛，诸如版本、装帧以及购藏经过，读后的印象、心得之类，都有所涉及。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、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。可谓不拘一格，最为灵活自由。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，在诵读赏玩之余，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。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。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，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、义理的品评、阐发，这也是势所必然，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，如版本等，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，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。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，“书话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。不过，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，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。

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，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。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。读书不多，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

劣。勉强议论，往往无的放矢，不得要领，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。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，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，而且也需研求学问，抒发一己之见。即使是对事实、材料的陈述，也能见出作者辨析、取舍的独出心裁。所以，书话中的高手，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。博约精审，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。此外，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，但严格说来，也有相当的约束。立言有据，言简意赅，阐明书品，指示路径，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。空发议论，枝蔓无度，则是书话的大忌。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，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，体会到读书的愉快。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，如果一味铺陈，专事抒情，即使文字颇为耐读，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。

近代学者中，可称以“书话”名家者，有叶德辉、傅增湘、周作人等人，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，以题跋、序文、札记、叙事等形式，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。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、梁启超、刘师培、林琴南、刘半农、蔡元培、顾颉刚诸人，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。在作者本身，或许对此并不经意，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，仍不乏裨益。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、品书趣味，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。

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、书话一类的文字，却并不是此道中人。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《近人书话系列》，又有主编之命，且嘱为序，自感庸陋，深以任非其人为惭，但盛情难却，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，故略陈鄙见，以就教于广大读者。

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

## 2 【近人书话】

# 前言

胡适（1891—1962），安徽绩溪人，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、思想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。

胡适素有“书癖”，一生爱逛书店、跑图书馆，爱买书、收藏书，尤爱搜集古本、孤本、善本书。他的搜集，不是单纯的为了收藏，而是为了考证研究。

胡适一生看书，研究书，谈书，写书。他所谈的书，方面广，数量多。这里仅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凡三十九篇，编为四辑：一、“前尘书影”十四篇，分别梳理若干古典文学作品的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，诗词、小说、戏曲皆有涉猎；二、“文史小集”九篇，凡涉春秋、诸子、释道，大抵为传统读书人关心的话题，亦属文化承传问题；三、“新知叙录”十三篇，为同时代人之著作所写的序言和书评，反映了作者对新思潮的高度敏感以及构建新文化的宽阔视野；四、“余之书癖”三篇，关于觅书、读书的经验之谈，书人之癖，可见自有一趣。各辑的辑名系编者所加。

胡适谈书，形式多样。有读书的心得体会，有对书的考证，有新书评介，有应人之请为新版或重版的书作的序文。

胡适书话，具有专深研究和广博知识的基础，所以他的书话有些是资料翔实、论证严谨、见解独到的学术论文，有些则是叙事清楚、说理透彻、清新活泼、别开生面的散文，具有很强的知识性、学术性和很好的可读性。

胡适谈中国传统小说，侧重于作者、版本的考证，以及历史故事演变过程的追踪研究。他把一向被视为“小道”的传统小说与传统的经学、诸子学放在同等地位，做同样研究，开创了以科学精神和考证方法来研究传统小说的一代新风。他一生研究《红楼梦》，谈《红楼梦》，创立了“新红学”，使《红楼梦》研究突破了穿凿附会的模式，走上了近代实证科学的道路。同时，胡适也很重视艺术的赏析，这只要读一读他的《〈三侠五义〉序》、《〈老残游记〉序》、《〈儿女英雄传〉序》、《〈海上花列传〉序》、《〈官场现形记〉序》，即可明了。

胡适谈新旧诗、词、曲和剧本，处处从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着眼，从白话文学、平民文学、活文学必然要取代古文文学、贵族文学、死文学为“正统文学”立论。他要人破除旧观念，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看待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。他高度赞扬花了大功夫搜集整理出版的《宋金元人词》、《宋人话本八种》和《缀白裘》，充分肯定那些新出版的诗集、小说和剧本为创立和发展新文学所作出的贡献。

早年的胡适，立足于时代的前沿，以科学和民主精神来分析和评价图书，尤其是政治、哲学、史学、教育等方面的书。他为《吴虞文录》作序，毫不含糊地说：“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——无论是老店，是冒牌——不能不拿下来，捶碎，烧去！”热烈称赞吴虞是“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”，是“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。

他以“疑古精神”和“整理国故，再造文明”的思想来看待一切古籍的整理和出版。他认为整理国故约有三条途径：“一曰索引式整理；一曰总账式整理；一曰专史式整理。”他很推重刘叔雅对《淮南子》一书作总账式之整理，著成《〈淮南鸿烈〉集解》，说刘著此书“最精严有法”，“其成就独多”。

胡适一生提倡写传记和回忆录，以为将来研究历史留下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。因此他对张孝若为他父亲写的《张季直先生传记》，十分赞赏，欣然为之作序，并说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人物，“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，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，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”。

总之，胡适书话，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价值取向。他对一些书籍的分析和评价，常常比作者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分析得更深更广。他常常以简明的语言，把原作提纲挈领地陈述出来，使读者在一片迷雾中一下子把握了头绪，看清了全局。他或者把原作的深层意思，甚或连作者尚未意识到的意思很清楚地揭示出来，使读者顿晓文中之意，甚至言外之意；或对原作中人物事理的历史背景、文坛掌故、风俗民情，如数家珍地作出交代，使读者在原作之外，又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；或在对原书作一般介绍的同时，撷取其中最典型、最精彩的情节，加以巧妙的组合，使人从中直接感受到原作的精妙处；或对原作独具匠心的选材、剪裁、结构，勾魂摄魄的描写，出神入化的艺术语言，加以画龙点睛的评析，使人觉得原来妙在如此！

但胡适生平“对于社会滥用名字的行为，最为痛恨”<sup>①</sup>。因此，他一生无论是应邀为他人的书作序，或一般地写书评文章，“立誓不徇情面，不说违心的应酬话”，也不说没有研究的空话套话，更不愿用自己的名字去参加“炒”什么的。他对原作中的问题或缺点，向来是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评。他的批评是客观冷静的，但往往也是很严厉的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1921年5月19日日记。中华书局1985年版《胡适的日记》（上）。下同。

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早期的一位领袖人物，胡适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对此，需要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，去深入研究，这样也才有利于我们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，有一种合乎理性的认识。

曹伯言 曹杨

一九九七年二月十日

# 目录

|    |   |
|----|---|
| 总序 | 1 |
| 前言 | 1 |

---

## 前尘书影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谈谈《诗经》        | 3   |
| 读《楚辞》         | 13  |
| 赵万里校辑《宋金元人词》序 | 19  |
| 《宋人话本八种》序     | 22  |
| 百二十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序 | 37  |
| 《缀白裘》序        | 69  |
| 《红楼梦》考证(改定稿)  | 76  |
| 跋《《红楼梦》考证》    | 116 |
| 《镜花缘》的引论      | 125 |
| 《三侠五义》序       | 150 |
| 《老残游记》序       | 178 |
| 《儿女英雄传》序      | 201 |
| 《海上花列传》序      | 217 |
| 《官场现形记》序      | 239 |

---

## 文史小集

---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与冯友兰先生论《老子》问题书 | 255 |
| 与钱穆先生论《老子》问题书  | 258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论《春秋》答钱玄同   | 261 |
| 读《管子》       | 265 |
| 读《吕氏春秋》     | 270 |
| 《〈淮南鸿烈〉集解》序 | 297 |
| 《神会和尚遗集》序   | 304 |
| 《中古文学史概论》序  | 306 |
|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 | 310 |

---

### 新知叙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孙文学说》之内容及评论              | 323 |
| 《吴虞文录》序                   | 326 |
| 《政治概论》序                   | 330 |
| 南通《张季直先生传记》序              | 335 |
| 《王小航先生文存》序                | 339 |
| 《人与医学》的中译本序               | 342 |
| 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<br>——《克难苦学记》序 | 348 |
| 《詹天佑先生年谱》序                | 359 |
| 《小雨点》序                    | 364 |
| 《蕙的风》序                    | 368 |
| 《吴歌甲集》序                   | 376 |
| 评新诗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81 |
| 评《梦家诗集》                   | 393 |

---

### 余之书癖

---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余之书癖      | 399 |
| 读书        | 400 |
| 找书的快乐(节录) | 408 |

## 2 【近人书话】

---

◇ 前尘书影

【近人书话】

---



# 谈谈《诗经》

这是民国十四年九月在武昌大学讲演的大意，曾经刘大杰君笔记，登在《艺林旬刊》（《晨报副刊》之一）第二十期发表；又收在艺林社《文学论集》。笔记颇有許多大错误。现在我修改了一遍，送给顾颉刚先生发表在《古史辨》里。

二十，九，十一。

《诗经》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，谁也知道，它是世界上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的一部，这是全世界公认的。

《诗经》有十三国的国风，只没有《楚风》。在表面上看来，湖北这个地方，在《诗经》里，似乎不能占一个位置。但近来一般学者的主张，《诗经》里面是有《楚风》的，不过没有把它叫做《楚风》，叫它做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罢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：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就是《诗经》里面的《楚风》。

我们说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就是《楚风》，这有什么证据呢？这是有证据的。我们试看看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就可以找着许多提及江水汉水汝水的地方。像“汉之广矣”，“江之永矣”，“遵彼汝坟”这类的句子，想大家都是记得的。满[汉]水江水汝水流域不是后来所谓“楚”的疆域吗？所以我们可以说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大半是《诗经》里面的《楚风》了。

《诗经》既有《楚风》，我们在这里谈《诗经》，也就是欣赏“本地风光”。

我觉得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，确能得着很有趣味的效果。一字的古音，一字的古义，都应该拿正当的方法去研究的。在今日研究古书，方法最要紧；同样的方法可以收同样的效果。我今天讲《诗经》，也是贡献一点我个人研究古书的方法。在我未讲研究《诗经》的方法以前，先讲讲对于《诗经》的几个基本的概念。

（一）《诗经》不是一部经典。从前的人把这部《诗经》都看得非常神圣，说它是一部经典，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；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，《诗经》简直可以不研究了。因为《诗经》并不是一部圣经，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，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，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，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。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。

（二）孔子并没有删《诗》，“诗三百篇”本是一个成语。从前的人都说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说孔子把《诗经》删去十分之九，只留下十分之一。照这样看起来，原有的诗应该是三千首。这个话是不对的。唐朝的孔颖达也说孔子的删《诗》是一件不可靠的事体。假如原有三千首诗，真的删去了二千七百首，那在《左传》及其他的古书里面所引的诗应该有许多是三百篇以外的，但是古书里面所引的诗不是三百篇以内的虽说有几首，却少得非常。大概前人说孔子删《诗》的话是不可相信的了。

（三）《诗经》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。《诗经》里面的诗是慢慢的收集起来，成现在这么样的一本集子。最古的是《周颂》，次古的是《大雅》，再迟一点的是《小雅》，最迟的就是《商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国风》了。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里有一部分是当时的卿大夫作的，有几首并有作者的主名；《大雅》收集在前，《小雅》收集在后。《国风》是各地散传的歌谣，由古人收集起来的。这些歌谣产生的时候大概很古，但收集的时候却很

晚了。我们研究《诗经》里面的文法和内容，可以说《诗经》里面包含的时期约在六七百年的上下。所以我们应该知道，《诗经》不是那一个人辑的，也不是那一个人作的。

(四)《诗经》的解释。《诗经》到了汉朝，真变成了一部经典。《诗经》里面描写的那些男女恋爱的事体，在那班道学先生看起来，似乎不大雅观，于是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不得不另加种种附会的解释。所以汉朝的齐鲁韩三家对于《诗经》都加上许多的附会，讲得非常的神秘。明是一首男女的恋歌，他们故意说是歌颂谁，讽刺谁的。《诗经》到了这个时代，简直变成了一部神圣的经典了。这种事情，中外大概都是相同的，像那本《旧约全书》的里面，也含有许多的诗歌和男女恋爱的故事，但在欧洲中古时代也曾被教会的学者加上许多迂腐穿凿的解说，使它们不违背中古神学。后起的《毛诗》对于《诗经》的解释又把从前的都推翻了，另找了一些历史上的——《左传》里面的事情——证据，来作一种新的解释。《毛诗》研究《诗经》的见解比齐鲁韩三家确实是要高明一点，所以《毛诗》渐渐打倒了三家诗，成为独霸的权威。我们现在读的还是《毛诗》。到了东汉，郑康成读《诗》的见解比毛公又要高明。所以到了唐朝，大凡研究《诗经》的人都是拿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做底子。到了宋朝，出了郑樵和朱子，他们研究《诗经》，又打破毛公的附会，由他们自己作解释。他们这种态度，比唐朝又不同一点，另外成了一种宋代说《诗》的风气。清朝讲学的人都是崇拜汉学，反对宋学的，他们对于考据训诂是有特别的研究，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。他们以为宋学是不及汉学的，因为汉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，宋只在七八百年以前。殊不知汉人的思想比宋人的确要迂腐的多呢！但在那个时候研究《诗经》的人，确实出了几个比汉宋都要高明的，如著《诗经通论》的姚际恒，著《读风偶识》的崔述，著《诗经原

始》的方玉润，他们都大胆地推翻汉宋的腐旧的见解，研究《诗经》里面的字句和内容。照这样看起来，二千年来《诗经》的研究实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了。

《诗经》的研究，虽说是进步的，但是都不彻底，大半是推翻这部，附会那部；推翻那部，附会这部。我看对于《诗经》的研究想要彻底的改革，恐怕还在我们呢！我们应该拿起我们的新的眼光，好的方法，多的材料，去大胆地细心地研究；我相信我们研究的效果比前人又可圆满一点了。这是我们应采取的态度，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

上面把我对于《诗经》的概念说了一个大概，现在要谈到《诗经》具体的研究了。研究《诗经》大约不外下面这两条路：

第一，训诂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，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功夫，对于《诗经》的文字和文法上都从新下注解。

第二，解题。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；完全用社会学的，历史的，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。

所以我们研究《诗经》，关于一句一字，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；关于一首诗的用意，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，自己有一种新的见解。

现在让我先讲了方法，再来讲到训诂罢。

清朝的学者最注意训诂，如戴震、胡承珙、陈奂、马瑞辰等等，凡他们关于《诗经》的训诂著作，我们都应该看的。戴震有两个高足弟子，一是金坛段玉裁，一是高邮王念孙及其子引之，都有很重要的著作，可为我们参考的。如段注《说文解字》，念孙所作《读书杂志》、《广雅疏证》等；尤其是引之所作的《经义述闻》、《经传释词》，对于《诗经》更有很深的见解，方法亦比较要算周密得多。

前人研究《诗经》都不讲文法，说来说去，终得不着一个